

讀子卮言

卷二

讀子卮言卷二

第十章 論道家爲百家所從出

百家之學俱源於史上已詳述之矣。然則春秋戰國以前學在官而不在民。自史官失守而百家之學卽聯鑣而齊起並轡而交馳乎。非也。其起也有先後焉。有程序焉。有遞嬗相生之道焉。蓋言其末流雖並轡聯鑣各不相謀而溯其初起之源則實統於一者何。卽道家是也。道家者上所以接史官之傳下所以開百家之學者也。道家之學較諸家爲最早前已言之。然所謂早者非專指老子之時言之也。諸家之學皆起於春秋戰國之時。道家之學則在春秋戰國以前而源於有史之初。夫史官之初設所以制文字掌文書（按周禮天官序官史十有二人注史掌書者又疏史主造文書也）蓋立史官以制文字文字旣成復專爲史官所司。然文字之興肇於黃帝之世（按制文字者爲倉頡倉頡爲黃帝史臣）而黃帝固爲道家之始祖。是時百學未興道家卽歸然以立。然則謂有史官卽有道家可也。謂有文字卽有道家亦

無不可也。自是厥後爲人君者皆以道家之術治天下。如堯之讓天下。舜之無爲而治。禹之節儉。湯之身爲犧牲。武王之大賚。皆深得道家之精意。卽在下者如巢許務光之徒。敝屣天下。自樂其樂。亦默傳道家之遺風。其他箸書立說以行於世者如殷之伊尹。周之鬻子。太公齊之管仲。皆盛行於一時。可見其學之盛。而其來已久。蓋自黃帝以後。老子以前。上下二千年。惟道家之學扶輿磅礴而無他家立足於其間。然則是時舍道家外殆無學之可言矣。上古三代之世。學在官而不在民。草野之士莫由登大雅之堂。惟老子世爲史官。得以掌數千年學庫之管鑰。而司其啓閉。故老子一出。遂盡洩天地之秘藏。集古今之大成。學者宗之。天下風靡。道家之學遂普及於民間。卽儒家書所載如長沮桀溺。接輿荷蕢石門之倫。亦皆道家之徒。則其流行之盛亦可想見。然是時諸家之學尙未興也。道家之徒既衆。遂分途而趨。各得其師之一端。演而爲諸家之學。而九流之名以興焉。道家之學無所不賅。徹上徹下。亦實亦虛。學之者不得其全。遂分爲數派。其得道家之玄虛一派者爲名家。爲陰陽家。及後

世之清談家神仙符籙家得道家之踐實一派者爲儒家得道家之刻忍一派者爲法家得道家之陰謀一派者爲兵家爲從橫家得道家之慈儉一派者爲墨家得道家之齊萬物平貴賤一派者爲農家得道家之寓言一派者爲小說家傳道家之學而不純更雜以諸家之說者爲雜家是春秋戰國之世百家爭鳴雖各張一幟勢若水火而其授受之淵源實一一出於道家諸子之書具在間有散佚不存者古籍亦載其遺說其學之所自來可按而尋也道家之言半涉玄虛老莊列文之書皆寄想於無何有之鄉游神於窈窅寥廓之地眇然而莫得其朕名家陰陽家宗之名家堅白異同之辯以及雞三足卵有毛之說多涉虛想陰陽家談天雕龍之術亦虛言其理不徵其數（本章學誠說）故惠施爲名家之鉅子嘗問道於莊周尹文子亦名家之學劉向諡其學本於黃老此名家出於道家之證也黃帝爲道家之祖陰陽家亦有黃帝泰素二十篇（按劉向別錄云或言韓諸公孫之所作言陰陽五行以爲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素）南公本道家者流陰陽家又有南公三十一篇（攷史記

項羽本紀。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正義引虞喜志云。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按所謂道士者。言其爲道家之士。猶儒家之稱儒士也。而道家小天地。鄒衍因推言九州爲小。此陰陽家出於道家之證也。蓋名家陰陽家之學。皆本道家玄虛之說。而推求其故。或辨論其是非。或推詰其終始。然由前一派又變爲晉之清談。由後一派而後世之神仙符籙家。又依附其陰陽五行之說。蓋瘡變而瘡遠矣。道家之言。雖涉於虛。而其學實徵於實。一詳見上第四章。小之足以保身。大之足以治國。故三代以前之文化。及西漢之治術。皆食道家之賜。此其已試之效。載於史乘。尤彰明而較著者。儒家以踐實爲務。以身體力行爲歸。其義卽本於道家。六經爲道家所舊有。孔子曾問禮於老聃。奉之爲嚴師。一見史記。儒學脫胎於道家。無可諱言。故孔子竊比於老彭。而有猶龍之歎。一按老子老聃老彭卽一人。詳見下第十二章。太公爲道家之鉅子。而六韜亦列於儒家。筦子明道家之用。其書有內業。儒家亦有內業十五篇。一按漢志。儒家內業十五篇。不知作書者。王應麟考證曰。筦子有內業

篇此書恐亦其類。至若孟子痛闕楊墨不遺餘力而無一語及老子此蓋淵源所自不敢輕議其師也。此儒家出於道家之證也。道家之學雖徵於實然亦非守實而不知變。惟無爲而無不爲。必相時而後動。無躁進以希功。蓋道家之學最善於忍者也。如老子所謂名與身孰親。所謂功成而弗居。所謂功成名遂身退。所謂夫惟不爭故無尤。所謂無遺身殃。是謂襲常。所謂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大氏其學不好名不尙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非極善忍者斷不能爲此。蓋道家既以善忍爲能事而老子生當亂世尤不敢放論以賈禍。故以忍辱爲高。此亦明哲保身之良法。然大凡能忍天下之所不能忍者。其心必極殘忍者也。故申韓宗之一變而爲刻薄寡恩之行。而法家於以立。按忍有二義。一曰堅忍。一曰殘忍。大氏能堅忍者。性多殘忍。性殘忍者。亦善於堅忍。所謂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清儒魏祥說黃老之後爲申韓曾本此理。詳論之。其言曰。忍者必陰。性陰者必毒。女子之爲質婉變而多美柔澤而善從。匿影閨房之中。聲氣不出。壺闔然一言而破國一笑可以傾城。虺蛇潛於空洞。

人或經年不見出而螫人。則人必死云云。其譬雖略失於苛然確有至理。故申不害韓非之學皆本於黃老。史記謂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韓子喜刑名法術而其歸本於黃老。太史公以老莊申韓合傳。言申韓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韓非著書亦有解老喻老之篇。管子一書漢志列於道家。隋志以後則入於法家。而慎子亦法家之徒。按漢志法家有慎子四十二篇。荀子謂其蔽於法而不知賢。按不知賢卽老子之不尚賢。楊倞注亦謂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太平御覽引慎子語云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又云不瞽不聾不能爲公。此皆黃老清淨無爲之旨。又道家有鄭長者一篇。班氏曰先韓子韓子稱之。今考韓非書亦每引鄭長者之言。是可。知法家諸人無一不本於黃老者。此法家出於道家之證也。道家善忍忍則必陰。本魏詳說。故黃帝有陰符經。太公之謀亦曰陰符。後世之從橫家兵家皆由是出焉。陰符經爲言兵之書。後世兵家成本其謀。蓋用兵之道雖貴於正而行兵之術不

妨出於奇。此兵家之學。所以以權謀爲先。一按漢志兵家四類。首列權謀。然道家沈機觀變。最精於謀。若施之於戰。陳之間。天下遂莫與敵。如太公之言曰。鷙鳥將擊。其勢必伏。至人將動。必有愚色。此卽兵家示敵以弱之術也。老子之言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卽兵家餌敵之策也。又曰。知其雄。守其雌。此卽兵家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之道也。又如老子曰。天下皆謂吾大。似不肖。莊子曰。呼我爲牛。則應之曰牛。呼我爲馬。則應之曰馬。亦卽范蠡吾雖覩然人面。吾猶禽獸之意也。

一按蠡亦兵家。漢志有范蠡二篇。一曰大氏。道家之術最堅忍。而陰鷙。兵家卽師其術。以用兵。故五兵戰法。始於道家之黃帝。太公爲道家之鉅子。而漢志道家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皆言兵之書。一按李靖曰。謀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言不可以兵窮。兵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一史記齊世家亦云。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兵家有范蠡。今其書雖不存。而國語越語下篇多載其語。呂祖謙謂其多與管子勢篇相出入。則其學亦必出於道家之管。

子他若漢志兵家所錄黃帝十六篇太壹兵法一篇地典六篇皆黃帝之書（按隋志有黃帝太一兵曆卽太壹兵法無疑帝王世紀云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知天規紀地典則地典亦出於黃帝也）班氏論兵陰陽推刑德亦黃帝之術（按尉繚子天官篇梁惠王問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人事而已矣則推刑德亦黃帝之術明甚）又封胡五篇風后十三篇力牧十五篇鬼容區三篇蚩尤二篇皆黃帝之臣道家之流（按管子五行篇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則蚩尤亦黃帝臣也蓋古代蚩尤有數人有爲天子之蚩尤如應劭謂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是也有庶人之蚩尤如臣瓚謂蚩尤庶人之貪者是也有與黃帝戰之蚩尤如史記言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是也有黃帝臣之蚩尤如管子云云是也攷史記高帝紀謂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又隋志有黃帝蚩尤兵法一卷則漢志所言蚩尤必黃帝之臣無疑）至若道家所錄往往互見於兵家劉略兵家更有伊尹太公管子鶡冠

子諸人（皆詳見上第三章）是道家者流殆無不知兵者此兵家出於道家之證也若從橫家者亦堅忍而陰鷲者也從橫家以蘇張爲最著蘇秦受妻嫂之辱張儀受館人之毆而忍辱負恥志不少衰蓋其學亦出於陰符經攷蘇張皆師鬼谷子鬼谷子善陰謀其書有陰符七術及揣摩諸篇戰國策亦言蘇秦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是則從橫家之學出於陰符經無疑史記又言鬼谷子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受從橫之事其後秦儀復往見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是卽老子明哲保身之旨也蘇張旣傳鬼谷之學出而從橫捭闔鼓其如簧之舌而發爲違心之論取功名富貴如拾芥是亦老子翕張與奪之術也從橫家又有蒯子五篇攷漢書蒯通傳謂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按所謂權變者卽權謀之謂是可知從橫家之學以權謀爲宗與兵家同此從橫家出於道家之證也道家雖善忍而仍以慈儉爲宗老子之言曰天下之寶三曰慈二曰儉三曰不爲天下先道德經五千言可以此三者稽之其曰不爲天下先楊

朱之學所從出也。其曰慈曰儉墨翟之學所從出也。墨子得道家之慈故有兼愛之篇。得道家之儉故有節用節葬之篇。惟其慈故不嗜殺人。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又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此卽墨子非攻之旨也。一按惟慈故能勇。墨子爲宋守其服役者百八十人可使赴湯蹈刃蓋使人能以慈故人樂爲之効死也。此派後世任俠之墨宗之一。亦惟儉故不尙奇巧。老子曰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此卽墨子經說之旨也。雖其他不能盡同。老子欲棄義。墨子則有貴義篇。老子欲不尙賢。墨子則有尙賢篇。此則正言若反相反而實相成。蓋墨子之學雖本於道家亦採於儒學。故淮南子要略訓稱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其與老子之說相背者皆採於儒家者也。汪中謂墨學出於史佚。史角（見上）史佚史角皆史官與老子之爲柱下史同其出於史佚。史角卽出於道家也。莊子天下篇論列諸家首舉墨子而言雖譏其道過於覈然終美之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莊子於諸家之學多所訾毀獨於關尹老聃無毀。

辭尹聃之外於墨子亦譽之者多與對於惠施諸人辭調大異蓋以其同出於老氏也楊朱亦道家別派故孟子書以楊墨並稱大氏楊氏偏於爲我墨氏偏於爲人（按墨氏爲人之學詳見下第十四章）皆得道家之一偏故莊子雖譽之而亦略有所譏然墨子之所得亦實較諸子爲最多也此墨家出於道家之證也道家之學既以慈儉爲宗儉則自食其力慈則視物我爲一體此其道農家宗之農家之書今已盡佚無從攷見惟據孟子所載許行之言可略得其梗概大氏農家之學力苦以自食使天下無逸民且須君臣並耕盡去上下之序蓋慨戰國之世君權過重荒淫酣嬉而民受其虐故發爲此匡救之論（按農家專重論理非泛言種植農藝之事與後世之農家迥別詳見下第十六章）亦卽道家絕去禮法平上下尊卑之序使萬物得其大齊之旨也故亢倉子爲道家者流而其書亦有農道之篇農家有神農二十篇（按汜勝之書亦引神農之教）管子爲道家亦引神農之教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十倍呂氏春秋道家兼雜家言亦引神農之教曰土有當年而不耕者

則天下或受其饑。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是亦農家均勞逸之旨也。此農家出於道家之證也。道家之學。既包羅萬有。識大識小。罔不賅備。然生於亂世。不敢放言高論。以招當世之忌。故莊列著書。寓言居半。或借人借事。以寫意。或并其人其事而無之。小說家本之。因以掇拾瑣聞。藉以風世。按小說家雖在九流之外。不能與諸子並。然班志仍列於諸子略。想亦當爲一時之所尙也。故漢志小說家有黃帝說四篇。伊尹說二十七篇。鬻子說十九篇。而黃帝爲道家之祖。伊尹鬻子亦皆道家者流。雖其書爲後人依託。然其言必近於道家。無疑攷史記殷本紀載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伊尹說所載亦必其事。故王應麟藝文志考證卽引此以爲證。然劉向別錄云。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寄君等君破君國君三歲任君凡九品。按其言甚奇。頗有合於今日君主民主之制。其言絕與道家相類。又有宋子十八篇。班氏曰。其言黃老意。莊子天下篇曰。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

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說之。云云。蓋卽隱合道家之旨。按尹文子雖列名家。劉向亦言其學本於黃老。詳見上。荀子引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按莊子亦云。宋鉞尹文見侮不辱。救民之鬪。又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爲多是過也。皆純然道家之言。又有務成子十一篇。荀子謂舜學於務成。昭當卽其人。楊倞注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其言。亦與道家相符契。又有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劉向別篇應劭曰。道家也好養生。事爲未央之術。又有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錄云。饒齊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時待詔作書名曰心術。以心術名。書似非閭里小知者之所及。當亦道家之言。又有青史子五十七篇。班氏曰。古史官記事也。則亦與道家出於史官同。亦詳見上第四章。他若封禪方說十八篇。爲武帝時之書。見班注。其時方士最盛。爭言封禪事。則此書當爲方士所作。而冒稱道家之支流者。此小說家出於道家之證也。然以上諸家皆道家之支流也。亦皆得道家之一偏。

者也。其有得道家之正傳而所得於道家亦較諸家爲獨多者。則惟雜家。蓋雜家者。道家之宗子。而諸家者皆道家之旁支也。惟其學雖本於道家。而亦旁通博綜。更兼采儒墨名法之說。故世名之曰雜家。此不過采諸家之說。以濬其流。以見王道之無不貫。而其歸宿固仍在道家也。雜家之書最著者爲呂氏春秋。其書有八覽六論十二紀之稱。雖由門下士雜纂而成。而其八覽六論實采於黃老。又以有十二紀以紀歲時。故名曰春秋。而春秋之名亦本於道家。所世傳之史次若淮南子亦半近道家之言。淮南王安本喜黃老之學。其書分內外篇。顏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所謂論道者。蓋論道家之道也。又次如鶡冠子。漢志列於道家。後世則列於雜家。今其書猶存。韓愈謂其詞雜黃老。刑名宋濂亦云。所謂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守中央。此亦黃老家之至言。蓋其學實道家而兼雜家言者也。又次如尸子。穀梁傳論舞夏。引尸子言。謂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則尸子必長於禮。然禮亦道家之所守也。故孔子問禮於老聃。後漢書注謂尸佼作書二十篇。內十九篇陳道德仁義。

之紀。所謂道德者。當卽老子道德經之旨。而以道德仁義爲次。亦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之意也。他若孔甲盤。孟班氏列。雜家之首。而孔甲爲黃帝之史。（詳見下第十五章）攷蔡邕銘論。謂黃帝有巾機之法。孔甲有盤孟之戒。則其書與道家所錄之黃帝銘六篇大旨相同。此可見凡雜家之學。皆以道家爲本。而兼采於諸家。此又雜家出於道家之證也。然則道家之學爲百家所從出。溯原尋本。厥理最明。雖爲余一人之刼言。而實非余一人之誣語。惟其中以儒法名墨雜兵諸家所得於道家爲最多。故其傳獨盛。陰陽從橫農小說諸家所得於道家爲略少。故其傳亦甚微。故雖同出於道家。而有盛衰之別。由於其所得之多少。而分亦猶同在孔門。而有登堂入室之不同。不足怪也。大氏古今學術之分合。以老子爲一大關鍵。老子以前學傳於官。故祇有道家。而無它家。其學定於一尊。老子始官而終隱。學始傳於弟子。故由道家散爲諸家。而成爲九流之派。別是老子爲當時諸家之大師。或親受業於其門。或轉輾相授。故諸子箸書。每多攻擊。而罕有詆及老子之言。則不敢。

背本忘師之故。惟同一大師而弟子則異派。則由於本其師說而附益以己見。遂致殊塗。亦猶儒分爲八墨。分爲三。不足怪也。同一大師而弟子則往往操戈於同室。則由於各務求其說之勝。遂至於交攻。亦猶同出孔門而有孟荀之相非。亦無足怪也。或疑道家既爲諸家之大師。何以諸子之學有與道家絕異者。然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一語本昭明太子見文選序。一諸子各因師以明道。非屈道以徇師。遠西哲學家有言曰。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故諸子雖出於道家。亦不能盡與道家同。亦猶曾子之有吳起。墨子之有墨者夷。之卽老莊同爲道家。而其學亦略異。一詳見下章。一無足怪也。或又疑道家既爲諸子之大師。何以諸子之學有軼過於道家者。又何以道家之傳後世殆絕。而儒家爲道家所出。反歷千萬禩而不衰耶。此則自來學術之傳授。均以後來者居上前人發其端。其力難後人揚其緒。其力易故。荀子之言曰。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冰成於水而寒於水。亦猶鄭玄之經傳於馬融。而鄭之學則優於馬。亦無足怪也。是可見老子